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三

起天嘉四年盡天康元年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魏天嘉四年

齊高湛河清二年周宇文邕係定三年後梁簡帝天保二年

春正月齊以太子少

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暹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

海元海庸俗齊主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

尋坐阿縱除名

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收爲僕射己卯免

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

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
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六十責曰汝昔
教我反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并州幾許無智出爲克

州刺史

甲申周迪挾憤脫身踰嶺奔晉安

臨川郡南城縣有依
東興嶺通晉安

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畱吳又遣子忠臣
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

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
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瑛音天
夫聲進足以搖蕩中原

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
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
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城之重陳霸寶應於
屬籍故云然東南

之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動高賢融寵過吳芮

吳芮以長沙奉漢高祖負

之制認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傳國五世析珪判野

楊維解朝日析人之珪師古註云析分也判亦分也判野謂虛

野分土君國子民而傳之後世也

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瓜牙胸中

豁然會無纖芥況將軍聲非張繡罪異畢謀

張繡殺曹操之子其後謀操厚待之事

見漢景帝紀又操爲兗州以畢謀爲別駕張繡以兗州叛劫謀母弟妻子操謝遣之謀頓首言無二心徑出遂亡去及破呂布謀生

得眾爲之懼操曰夫人孝子親者豈有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

以爲魯相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

四也方今周禽鄰陸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

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

范曄論陳嘗曰若

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爲過

故註云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

經摧勦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

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執如侯景將軍之眾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

子陽公孫述字季孟魏隱字二人事見漢

光武紀餘善右渠事見漢武帝紀

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

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惻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

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事始秦二世三年終漢高帝三年

北軍

萬里遠關鋒不可當

兵自建康來建康於晉安爲北故曰北軍

將軍自職其地人多傾

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

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畱氏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

今藩維尙少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

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甯與劉澤同年

而語其功業哉

劉澤漢高祖諫屬事見十三卷漢高后七年

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

鉞之誅其甘如齎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

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周梁躁公侯莫

陳崇從周主匄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

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或

發其事乙酉周主召諸公廼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

冢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葬如常儀 壬辰以高州刺

史黃法氾爲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

南豫州時治宣

城

周主邕命司憲大夫拓跋迪

唐六典御史大夫秦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並不置

大夫而以中丞爲臺主後周秩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 造大律三

十五篇

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

喪亡寸五違制十六關津十七諸侯十八廢牧十九雜犯二十詐

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

獄 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

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

死刑磔絞斬梟裂

古者公族有罪磔于甸人鄭元曰懸磔殺之曰

上裂者 凡二十五等 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江州

刺史 辛酉周詔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

及百司文書竝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三月乙丑朔日有食

之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寧城於軹關

五代志軹關在河內

郡王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 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

彥深爲左僕射 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爲太保 周主

邕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

延年杖戊午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拜迎於門屏之間謹答拜

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

而坐大司馬豆盧甯升階正鴛周志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

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

醬食味之主古之養老執醬而饋今跪而設豆

親爲之袒割袒割

割牲

謹食畢周主親跪受爵以酌酌以酒有司撤訖周主北面立

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

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啟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陪樂遊園襪飲漢音係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會

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爲之備及周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而上更使吳明徹又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遣其別駕周宏實自託於中書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爲江州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竝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

猜防不設侯耶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乙卯齊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遷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茲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晷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宣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苦也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也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齊主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僧胡

敬見一百五十人卷
梁武帝大同七年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梁河南康獻王孝瑜

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劼其父

死於非命劼父琛勃海王劼之弟也亂散後庭因而杖斃不可親近由是劼及士開共譖

之士開言孝瑜奢僧劼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由

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齊制八十御女比正四品古之

諭先與齊主聞之大怒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

腰帶十圍齊主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

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

孝琬大哭而出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

書敏速十行俱下其死也人多惜之 秋七月戊辰周主邕幸原

州 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 九月壬戌廣州刺史

陽山穆公歐陽頎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于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于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累遷衡州刺史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蔣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為音委頎為蕭勃所破資財竝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頎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其重然諾如此 甲子

周主邕自原州登隴

登隴坂也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

東興嶺在臨川郡南城縣

界唐志撫州南城縣武德四年析置永城東興二縣七年省沈約曰東興縣吳立屬臨川郡

辛未詔護軍將軍

章昭達將兵討之

丙戌周主邕如同州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

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稔

唐六典曰後周天官府置

劉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于左右大祭祀盥洗則按巾武帝改御伯爲納言蓋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爲加官

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

快可汗之意

事見一百六十六卷
義徵帝紹泰元年

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

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其平東

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

考異曰典略在保定二年按王慶傳云是歲乃與入并之後故置於此

公卿

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一日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辛卯

周主邕還長安 丙申大赦 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

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 梁元帝之世益州之地已入于周 陳命余孝頃蓋領益州刺史耳 督會稽

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

康用天子禮 帝嗣高祖以子伯茂奉始興昭烈王之祀今初以天子禮祀之非禮也 周楊忠拔齊

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 唐志代州廣門關有東陘關西陘關 忠擊破之突厥木

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 木杆分國為三部木杆牙帳居都斤山地頭可汗統東方

步離可汗統西方 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

數尺齊主潛自薊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

平陽 拒達奚武之兵也 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戎服帥宮

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陽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

必得嚴整齊主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

詔總之時齊地霜盡下雨血於太原

神天嘉五年

齊高湛河清三年周宇文邕保定四年後梁蕭詧天保三年

春正月庚申朔齊主

遷登北城

晉陽北城也

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

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詔曰步卒力勢自常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詔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匪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以下皆無毛比至長城

長城卽文宣所築者

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

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

得書亦遣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齊主於晉陽齊主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齊主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辛巳上祀南郊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初齊顯祖命羣臣刊定魏麟趾格爲

齊律

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

相承謂之變法從事齊主蒞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寸二篇一名制二禁衛三摺戶四禮典五憲制六詐僞七關訟八賊盜九捕斷十毀損十一廢教十二雜律

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日死重者轎之

轎卽車裂也

次梟首次斬次

絞二曰流投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城四曰鞭自百至四

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

死四等流一刑五等鞭四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日凡十五等

通鑑依五代志大凡

其流外官及老小閹癡

老者小者閹者癡者與流外官皆贖鄭元

曰閹精氣閉藏者癡不慧也

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

大赦

赦其宿罪此後有犯者皆以法令施行

是後爲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

常講習之

仕門謂入仕之家

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訓二

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

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

言奴婢受田依良人畝數

丁生一頭受田六十畝

丁牛首勝

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

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

空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繇八兩墾租

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

奴婢者官常役其力故所調牛於良人

牛調二尺

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縣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己已齊羣

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劫大師彭城景思王洸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洸第至內室稱敕牽洸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洸大呼不從盜殺之洸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洸書見洸筆迹未工戲洸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洸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洸時年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洸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遷定州刺史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洸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

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係四年徵爲侍中民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民不識吏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液重其意爲食一口 庚辰周初令百官

執笏

記王藻曰史進象笏書思對命註云蓋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書所以對君也命所受命也書之於笏爲不忘也又曰凡

有指置於君前者用笏造受命於君前者用笏舉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應劭曰昔荆軻逐秦王其後馮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劍高祖假武修文始制手版代焉隋志曰中世以來唯入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紫囊裏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謂之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西魏以降通用象牙五品以下通用竹木兩雅釋名笏忽也君有敕命及所白則書其上以備不忘也唐會要曰笏舊制三品以上前挂後直五品以上前挂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開元八年諸笏三品以上前挂後直五品以上前挂後挂並用象牙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鏡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版官亦依此

例 齊以斛律光爲司徒武興王普爲尙書左僕射普歸彥之兄

子也甲申以馮翊王濶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齊使兼散騎常侍
皇甫亮來聘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性質朴淳厚無片言矯飾天
保中有敕令百官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
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誠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
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其故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
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庚子周遣使來聘

癸卯周以鄧公河南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賢爲
畢公 甲子齊主濶還鄴 壬午齊以趙郡王叡爲錄尙書事前
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段韶爲太師丁亥以任城王湝爲大將
軍 壬辰齊主濶如晉陽 周以太保達奚武爲同州刺史 六
月齊主濶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暈日兩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

見百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齊主憂懼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齊主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畱與其妃斛律氏見齊主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走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

庚寅周改御伯爲納言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尊之姑皆畱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聞使入齊求之莫知晉息齊遣使者至玉璧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璧與之言

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

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

主遠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

丁亥朔日有食之 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河水東逕沃野故城南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逕西溢於窟潭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 戊

子周以齊公愨為雍州牧宇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衛公直

為大司空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昞為唐公

錄昞父虎佐命之功也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太取中大夫長樂公若干鳳為徐公

太取中大夫掌駟玉路 昞虎之子鳳愨之子也 李虎始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

以祀及犯轍屬夏官 大通六年若干惠見一

百五十八卷大同九年 乙丑齊主暹封其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

平王儼太子之母弟也 突厥寇齊幽州眾十餘萬入長城大掠

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遷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報護曰天
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
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
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戾深重存沒分
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
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
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
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
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
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
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

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開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其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性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

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
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
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驃同去盛洛小於汝汝
等三人竝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
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
運蒙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
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閒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
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
死亡且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
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閒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

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
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
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虛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
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
視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逆離膝下三十五年受生稟氣皆
知母子誰同薩保護字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

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泥如天地之外無由甞

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憤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翼奉見於

泉下耳不謂齋朝解網恩以德音摩敦四姑護兄弟時其母爲阿

摩敦四姑即初聞此旨魂爽飛越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歸曰魂用物精多則魂

魄強是以有精魂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

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
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宏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
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
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
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
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降曲舊事猶
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
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
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
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優賁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
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霽然之恩既已霑洽

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

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

生死肉骨

生死謂使死者復生
肉骨謂使枯骨再肉

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

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

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係別時所謂錦袍表

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

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

塞下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

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

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

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閻氏至

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周主帥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

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其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

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

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

二十四軍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所

統關中諸府兵也安定公秦州魏左右各十二軍並屬相府并羌左右廂禁衛兵也兼存秦隴巴蜀之兵散隸於左右廂者

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爲授護斧鉞於廟庭丁

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設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

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

山南荆襄之兵

少師楊檟出軹關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

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

五代志鄴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鄴陽之吳州而於吳郡置吳州詳

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

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

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 陳寶應據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

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田

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雷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甯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寄入謝上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

令以師表相事也寄少鳥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葺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座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周晉公讓進屯宏農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邠山戊戌齊遣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初周楊樹爲邠州刺史

五代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邠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邠州改白水爲亳城隋廢州及郡改亳城爲垣縣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

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徽將兵奄至大破樹軍樹遂降齊權景宣

國縣甄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

蕭世怡竝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徽守永州

五代志故

南郡城陽縣舊置楚州後齊曰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

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退齊救兵

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

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遣召

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

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

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

亦自晉陽赴洛陽 己未齊太宰平陽靖翼王淹卒 段韶自晉

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詔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

邙阪北也

至太和谷與周軍遇詔卽馳告

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詔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慮其至皆懼懼詔遂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害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詔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遊戰詔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敝然後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帥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眾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

水經

穀水出宏農瀘池縣潘家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三十里中軍資器械

瀾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
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
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
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眾心小
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
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
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了則齊主
遜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
書令王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
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
長成金在坐此稽胡與雁石稽胡同種散居銀夏之間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

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穢闕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尊慰勞懼之是歲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大將軍田宏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宏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每隔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

元天嘉六年

齊高祖天統元年周宇文邕係定五年後梁蕭詧天保四年

春正月癸卯齊以任

城王潛爲大司馬 齊主遷如晉陽 二月辛酉周遣陳公純許

公賁神武公寶毅南陽公楊荐等

魏收志朔州有神武郡領尖山樹頭二縣水登注樹頭水出沃

陽縣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許升爰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治尖山縣隋爲神武縣屬馬邑郡備皇后

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毅熾之兄子也 丙寅周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徒 壬申周主還如岐州 三月齊有物隕于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鼻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瑒爲司空瑒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恃瑒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御史臺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瑒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瑒下殿上爲之免瑒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戊午齊大將軍東安王暉叡坐事免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爲高

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

巨羅蓋殿之屬

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

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

從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福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更代功曹趙彥深宣

教給之事

顯祖時珽爲秘書丞盜華林徧略及有他賊當絞除名

費幾配

爲民華林徧略梁武帝集請舉士所興也南人特至鄴下貢之高

蒲重以得罪至顯祖時又盜徧略一部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

其才仗令直中書省齊主選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

匪善爲胡桃油

以喻

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

孝徵祖王曰珽字也

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

開其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

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

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

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
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
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
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

見一百三十二卷

齊主從之

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
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
羣公上齊主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
子琮尚書左丞胡長榮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敕奏子琮胡后
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丁
丑齊以賀拔仁爲太師侯莫陳相爲太保馮翊王潤爲司徒趙郡
王叡爲司空河間王孝琬爲尙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

傅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淑爲大尉尙書右僕射趙彥深爲

左僕射 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六月壬戌彗星出文

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至丈餘百日乃滅 己巳齊使兼散騎

常侍王季高來聘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上遣都督程靈

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

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魚菜爲鮭
吳人總稱臨川太

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

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庚寅周主世如秦

州八月丙子還長安 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王伯恭爲晉安

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關城

爲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賀若敦爲中州刺史鎮函谷

五代志河南
郡新安縣後

周置州杜佑曰在
今洛州新安縣東

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
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
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
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
之敦少有氣幹父統初爲東魏潁川長史謀執刺史田迅以州降
魏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
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
旣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于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
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
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
祖後從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

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嘗從太祖校獵于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惟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十一月癸未齊太上皇至鄴齊王皇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于上皇乃說上皇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上皇從之己丑改諡太祖獻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諡號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禮爲武陵王壬戌齊上皇如晉陽庚午齊改諡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齊高緯天統二年周宇文邕天和元年後梁蕭巋天保五年

春正月己卯

日有食之

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辛卯齊主繹祀圓丘癸巳

禘太廟

五代志齊禘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則以若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太廟則春祠夏禘秋嘗

冬蒸皆以孟月并獻凡五祭三年一禘謂之殷祭

丙申齊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右

僕射

己亥周主邕耕藉田

庚子齊主繹如晉陽

周遣小戴

師杜杲來聘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蜀地官其官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而無大小之

別五代志後周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詳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積審賦役敏地之節制緩疆脩廣之役頒施惠之要審牧產

之

二月庚戌齊上皇還鄴

庚午日闕光遂微日中見鳥

丙

子大赦改元

三月己卯以安成王瑒爲尚書令

丙午周主邕

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雪

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

上不豫

臺閣眾事竝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其決之奐琇之

之曾孫也

孔琇之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

疾篤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楊

州刺史安成王項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

君正之子也

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三年附錄他字慶言美容儀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學貴

貨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幾利之懷淡如也天嘉中爲吏部尚書其所薦舉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游其門者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項曰

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與等曰今三方

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

晉成帝立母弟爲嗣事見

九十七卷咸康入年殷法兄死弟及

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

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介弟之尊足爲周旦

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

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奭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而

辯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

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

左傳宋宣公舍

其子夷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卒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卸人矣立穆公其子襄之楚康王有疾其弟圍公問王疾繼而執之遂殺其二子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

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

左傳晉獻公自

疾屬其子奚齊於荀息荀息曰臣聞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公免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卓子荀息死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

之肥義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

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

哉

癸酉上廝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闥取外事

分判者前後相續

以維肅物曰刺闥宮中小門也
就閤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闥

敕傳吏籤於殿

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
卽位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

酉齊以兼尙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尙書令 吐谷渾龍涸王莫

昌帥部落附于周以其地爲扶州

五代志同昌郡嘉陵縣後周置
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

庚寅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司空以吏部尙書

袁樞爲左僕射吳興太守沈欽爲右僕射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

尙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眾曰梁元帝承侯景之

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

王太尉謂僧孺也荊州禍敗謂江陵陷沒也

爾時喪亂無

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

方法也窮極也

永嘉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

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

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

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

謂一日富于一日一年華于一年也

何可猶作

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己亥齊立上皇子儼爲東平王仁宏

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

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丙寅魏文皇帝于永甯陵廟號

世祖

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畱谷津坑諸城以置

軍士

武功郿扶風武功縣

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

八月齊上皇如晉

陽周信州蠻拜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

巴峽在巴郡巴縣有明月廣德等峽

水關之攻陷白帝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

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開府儀

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于湯口

水經江水自陶陽縣東逕
罌巫灘左則湯溪水注之

謂之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爲聲援

丁度曰岑
陽清在鄧

中此蓋荆州蠻也又水經涔水出漢中南郢縣東南早山東北流
逕成固縣南城北北至西陽縣南入于沔水經又曰涔水出作唐
縣西北天門郡界東南流注于澧水九域志江
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鎮此涔陽當從九域志自帥精卒固守水

邏城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

邏金湯之固外託涔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

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

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眾度江旬日拔

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簡募驍勇數道進攻水邏蠻帥持

其

伯犂并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爲鄉導水邏之

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以城

降水邏眾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

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其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

據石墨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今歸州巴東縣北臨大江有鐵槍頭長數丈經數百年不損目日向

王槍蓋諸向水邏旣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

向酋長捕虜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入陳淮北諸葛亮

八陣於魚腹平沙之上今謂之八陣磧夔州屬云入陣磧在奉

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落下平磧上聚細石爲之

各高五丈皆若布相當中闊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

凡六十四裏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水退則依然如故又有

二十四衆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衆以司馬裔爲信州刺史小吏部辛昂周旣建

六部分屬六官奉使梁益且爲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

小吏部屬天官

從亂

五代志巴東郡導江縣後周置隆州巴郡梁置楚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唐改歸州爲忠州

昂諭以禍福

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爲用會巴州葛榮郡民

反

五代志清化郡梁置巴州所領永穆縣舊置葛榮郡唐志永穆縣屬通州我朝改通州爲達州

攻圍郡城遏絕

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

可也遂募通開二州

五代志通州郡梁置萬州西魏曰通州所領西流縣入盛山縣杜佑曰通州漢宕渠之地梁於此置葛州

以州內地萬餘頃故以爲名西魏改通州以居四達之地得三

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爲大軍至望風瓦解一

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

冬十月齊以侯莫陳相爲太傅任城王湝爲太保婁叡爲大司馬

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庚申帝享大

廟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

丙戌周主逵行視武功等新城

十二月庚申還長安 齊河閒王孝琬怨執政

怨讓殺其兄孝瑜也

爲草人

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

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

此時已謂天子爲大家言比上皇於婦人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

雞鳴河南北者河閒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

五代志曰後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

及鼓於闕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總鼓千聲釋馬爾雅翼曰海中星占曰天雞變動爲有赦故後魏北齊赦日皆設金雞於守

上皇頗惑之曾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

墳庫稍幡數百

墳讀曰墳

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

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

孝琬父澄廟號世宗

上皇

怒使武衛赫連輔元倒鞭撻之

倒鞭者執小頭以大頭撻之

孝琬呼叔上皇曰

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

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

哭之淚赤

魏中興初分樂
陵置安德郡

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

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延宗文襄第五子也
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
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術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
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
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孝昭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
多不法至上皇旣鞭之復殺其昵近九人延宗於是深自改悔
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頃之遷尙書左僕射魏
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

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
虎門令趙郡王叔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
此始交遙性和厚與物無競初自洛遷鄴唯地十頃家貧衣食
所資時魏已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
此人尙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
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四

起光大元年盡宣帝
太建三年凡五年

臨海王

諱伯宗字事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
在位二年爲安成王所廢尋禪於元一

○光大元年

齊高緯天統三年周宇文邕天和二年後梁蕭暉天保六年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

尙書左僕射袁樞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齊上皇還鄴

己亥周主嘗耕籍田

二月壬寅朔齊主

纘加元服大赦

初高祖爲梁相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

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

史安成王瑒尚書僕射到仲舉同爰遣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參決眾事瑒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瑒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瑒於外眾猶豫未

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

按蕭子顯齊志東宮職餘未有通事

舍人五代志梁東宮官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員陳因之

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

矯敕謂瑒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瑒將出中記室

毛喜馳入見瑒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

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

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

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耶瑒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

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

疑瑣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

今伯宗幼弱政事竝委二耶

文帝居長孫居次故稱爲二耶

此非我意喜又言於

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瑣瑣因囚師知自

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赦請畫

請畫可也

以師知付廷

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竝

付治

付治付有不佞不害之弟也

少有孝行瑣雅重之故獨得不

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瑣右衛將軍會稽韓子

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

請誦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瑣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

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

爲杖順若收之恐不卽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

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

考異曰陳書文沈后傳云安成王既專沈太后憂悶計無

所出乃密賂宦者蔣希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並爲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竝殺之按后欲圖高宗而令安國據建安反理不相涉且后若實有此謀高宗既立后豈得自全今刪去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何世祖姝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

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

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

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

到仲舉既廢聲私第非在

位者蓋項召其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

考異曰陳書子高傳死在光大元年八月

按華皎傳子高誅後皎始謀叛帝紀此年五月皎已謀反又蔡訓太后令先言劉師知子高誅後乃及余孝頃始與王伯茂傳師知

等誅後伯茂乃進號中

餘黨一無所問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

頃坐謀反誅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內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三月甲午以尙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 夏四月癸丑齊

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

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下朝廷之意司徒頊僞許

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立譽爲質

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甲午齊以東平王

儼爲尙書令 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

南大將軍滄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

成步道出茶陵

五代志盧陵郡安復縣舊置安成郡茶陵縣漢屬長沙郡吳分屬湘東郡隋并入衡山郡湘源縣九

城志茶陵縣屬衡州在州東三百五十五里

巴山太守黃法慈從宜陽出醴陵

宜陽即豫章郡

宜春縣也晉孝武帝更名宜陽避太后諱也隋復曰宜春縣帶袁州後漢立醴陵縣屬長沙郡九域志在郡東一百六十里自宜春至醴陵二百二十里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

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

趣湘州 辛亥周主褒尊其母叱奴氏爲皇太后 己未齊封皇

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

仁直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巖亦上

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

半謂攻齊格陽也事見上卷文帝天監五年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

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晉

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齋柱國陸通大將軍

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辛巳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

金卒年八十金性質直不識文字神武重其古樸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人有讒此人者勿信之金少工騎射教授子孫以爲世業長子光次子羨竝傳其藝而學有淺深金嘗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吹遺卽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恆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爲人畏慎時光爲大將軍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眾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

金子光長女孝昭納爲太子妃次女武成納爲太子妃後主受內禪立爲

皇三公主

按後祖延言光男尙公主蓋光子燕都世雄恆伽皆尙主也

在齊貴寵三世無比自

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

然金不以爲喜官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係其

族者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

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尙書事以左僕射

趙彥深爲尙書令并省尙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左僕射中書監徐

之才爲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太

子 八月齊以任城王湝爲太師馮翊王潤爲大司馬段韶爲左

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侯莫陳相爲太宰婁叡爲太傅斛律光爲

太保韓祖念爲大將軍趙郡王叡爲太尉東平王儼爲司徒儼有

寵於上皇及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

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分路而行不引車逐道王公皆遙駐車去牛

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以後

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

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上皇與胡

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驅馬趣伏

禮儼前導儀仗也

不入自言奉敕赤棒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爲善

更敕駐車勞問良久觀者傾鄴城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

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儼恆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

乃還器玩服飾皆與齊主總同所須悉官給營於南宮見新冰早

李選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屬官及工

人必獲罪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

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華皎遣使誘章昭達

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

五代志武

陵郎象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

戴僧朔等竝隸於皎文帝命皎都督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

遂爲之用湘州與長沙郡同治所以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

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

國王探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

之與皎俱下瀘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

考異曰陳帝紀云步騎二萬皎軍於白螺水經曰水出長沙下

蓋夸謔之辭今從周帝紀江水又東過彭城口又東過縣北湘水從南來注之

如山北又東過白螺山南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

路襲湘州嶺路即前所出安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

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

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

後景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趨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竝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使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歸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

五代志沔州郡顧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慶帝三年改曰沔州顧山有陽臺山在漢川之南三十五

里土俗訛
爲羊蹄山總管許增兵守禦不許遷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
豎大木于岸以遏船行總管所遣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
會大雨水暴漲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引大艦臨城發拍擊
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
拒戰又二日乃擒之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
沒撫諸弟以篤友聞榮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
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寬有幹略嘗
爲孔城城主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
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
兵邀擊無不克之及是被擒卒于江左寬弟漢立朝端直而雅好
賓游每遇風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畱連閒以爲什自寬沒後遂斷

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孤姪情甚篤至丁

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天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甲申帝享

太廟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六

日乃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午齊大赦癸丑周許

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卒於張掖賈善騎射有將帥才魏文帝在

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

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性好音樂耽弈畧連不倦然好施愛

士時人以此稱之齊上皇還鄴十二月周晉公護母卒詔起

令視事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

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

黨弄權竇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
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賈
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
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
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
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子范增縱
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
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于
已及子俱保休祚茲爾張良何足可數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
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

五代志東萊
舊置光州敕令牢掌

別駕張泰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

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本草曰蕪菁主明目今理由是失明蓋其子傳之則明目以之爲燭則

熏眼而失明行義曰蕪菁今世俗謂之蕪菁夏則枯蕪國復種之謂之蕪毛菜正在春時採穎之餘收子爲油審是則菜油也東南

之人多以之照夜

齊七兵尙書畢義雲

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尙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

未嘗熏眼失明

兵騎兵也晉分中外各爲左右雖與舊爲七曹唯有五兵尙書無

七兵尙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尙書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尙書誤矣

爲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有孿子善昭與義雲侍婢通榜掠無數夜中義雲爲盜所殺遺其刃驗之善昭所佩刀

也有司執善昭誅之

元光大二年

齊高緯天統四年周宇文邕天和三年後梁蕭詧天保七年

春正月己亥安成王

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辛丑周主爲祀南郊 癸亥齊使

兼散騎常侍鄭大陵來聘

湘東忠肅公徐度卒

二月丁卯周

主嘗如武功丁亥遣長安 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
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
以爲天譴卽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
周主行親迎之禮甲辰周大赦 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爲大將軍
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廣甯王孝珩爲
尙書令 戊午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
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
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誨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
蕃衍率皆顯達 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露出頓
紀南以避之 劉昫曰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 周總管田宏從梁主副總管高琳
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

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

爲太傅尉遲迥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司馬 齊上皇如晉陽 齊

尙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

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兖州刺史之才歷事五主每以戲狎得

寵性好色而不羈慕魏廣陽王妹之美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

與之私通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竄縱如此附錄

博識多聞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

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

子二大如榆莢至是上皇以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

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

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

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而疾竟愈之才聽解強識有兼人

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嘗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

而爲馬鹿角尾而爲羊又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亡爲處在邪爲虛

生男則爲病養馬則爲驢 時有馬嗣明者亦善醫術爲人診脈

一年前知其死生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

楊愔所重作鍊石法以靈黃色石如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膏
醋中自有石屑然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曬乾搗下篩和醋以
塗腫上無不愈武平未嘗從劉往晉陽至遼陽山云數處見勝云
有人家女病若能治之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勝至問病狀俱
不敢下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
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
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 五月癸卯齊以尙
嗣明卽爲處方前後服十劑瀉而平復如故

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

兄也 庚戌周主宜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醴泉宮卽漢甘泉宮之舊地在漢馮翊池

湯嶽西後魏於此置廟壬戌齊上皇還鄴 齊自正月不雨至

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 有星孛於東井北行

一月至輿鬼乃滅 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忠

識尾沈深有將帥之略且狀貌瓌偉武藝絕倫嘗從太祖狩于龍

門忠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拏于

因以字之堅初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

周禮官伯屬天官中士二人下士二人鄭玄注

云伯長也掌王宮前衛之官及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

公讓欲引以爲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

堅乃辭之 丙午帝享太廟 戊午周主宜還長安 壬戌封皇

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

馬陸還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 冬十月癸

亥周主宜享太廟 庚午帝享太廟 辛巳齊以廣甯王孝珩錄

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

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齊遣兼散騎常

侍李諧來聘

甲辰周主宜如岐陽

五代志扶風郡雍縣有岐陽宮

周遣開府

儀同三司崔彥穆等聘于齊

始與王伯茂以安成王瑒專政意

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瑱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蠡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侯

溫麻縣侯也沈約曰晉武帝以溫麻縣屯立縣屬晉安郡晉安隋改爲建安

實諸別館

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

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

之手

年三十二

明日之才至復遣暹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

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

王公有貳心者慮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

太尉鍛尙書事趙郡王叔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遣詔出欲

於外尋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

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實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

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

高歡高澄未即篡魏提魏之政北齊君臣皆謂之霸朝

且公不出宮

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尙書左僕射元文遙

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

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上皇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

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

者悉簡放

齊有鄴宮晉陽宮中山宮官口罪人家口沒官爲奴婢者

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緣坐謂罪非正犯終親戚而坐罪者

周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

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

未易可克如從一道則我得示以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陳紀四

十一

宣帝太建元年

思誠

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

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卽以實報之

鏡上內附者謂之熟獠

恆稜猶豫

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

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

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

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

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州人以

文表爲蓬州刺史

蓬州本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爲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

蓬山而以爲名也

干二月丁丑周主邕還長安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道暉第二子也帝生時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

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樂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

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德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驚
總驚駭走避他室及江陵陷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竟將
傷忠門客張子陵見而奇之曰此人虎

顯富大貴也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元太建元年

齊高宗天統五年周宇文邕天和四年後梁蕭歸天保八年

春正月辛卯朔周主

暹以齊上皇之喪罷朝會遣司會李綸弔賻且會葬 甲午安成

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

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

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尙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尙

書王勣爲右僕射勣份之孫也 辛丑上祀南郊 壬寅封皇子

叔英爲豫章王叔堅爲長沙王 戊午上享太廟 齊博陵文簡

王濟王臯之母弟也爲定州刺史語人曰次敘當至我矣

言以兄弟之次

亦常爲天子也

齊主纒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

二月乙亥上

宣帝太建元年

耕籍田 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 己丑齊徙東

平王儼爲琅邪王 齊遣侍中叱列長叉聘于周 齊以司空徐

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

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

殂齊主繹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

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

婁連猛高阿那肱

李延壽曰婁連其先姬姓六國未遯亂出塞度
係那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婁連

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叔大司馬馮翊王

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爲外任

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劾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

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官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

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耶且飲酒勿多言徽等辭色

愈厲儼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

安吐根本安息胡人天平初柔然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

柔然情狀高歡因爲之備柔然入掠無獲而返其後歡與柔然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既而歸歡由是見親待得在

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

論之王等且散徽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

至明日徽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

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恩恩欲王等更思之

徽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

長粲胡太后

后之兄厚賜徽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前

陛下羽製宜謂徽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畱竝

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

尙書出納帝命令且如舊領職

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

謂臣眞出心必喜之齊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

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

西兗州時治滑臺

葬畢叡等促士開就

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

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

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

遂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

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

開蒙王力

武成帝封婁定遠臨淮郡王故稱之

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

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置不

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

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

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

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

乾明齊濟南王年號也

臣出之後必有

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

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

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

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

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

寺名曰雀離大清淨故倣以建佛院令劉枝桃拉殺之

考異齊帝紀天統三年六月以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五年二月殺趙郡王叡三月以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蓋

定遠既爲僕射復爲并省尙書令也按和士開傳先出定遠然後殺歡歡外必在定遠作司空後帝紀誤也但不知果在何時耳又士開傳云出爲青州定遠傳云尋除瀛州蓋先出爲青州後乃除瀛州也復以士開爲侍中尙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歡有至性其母魏華山公主也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至四歲未嘗識母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曰誰向汝道耶歡具陳本末神武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我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歡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居喪長齋骨立柱而後起神武殷勤敦養食必呼與同案其見

愍惜如此神武殂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歎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爲定州刺史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勸課農桑接禮民僞所部大治八年除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搆而掘井鍤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叡自孝昭殂卽受顧託自是以來久典朝政清正自守稱爲賢相及遇害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鄭述祖亦有德望其女旣爲叡妃嘗坐受叡拜命坐叡乃敢坐後鄭妃卒叡更娶鄭道蔭女叡坐受道蔭拜命坐道蔭乃敢坐叡謂道蔭曰鄭尙書

風德既高又貴重宿舊君不得竝之 三月齊主竊如晉陽夏四

月甲子以并州尙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魏收志太原郡晉陽

縣有乙丑齊主還鄴

齊主竊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

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

有寵累遷并省尙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

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

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賂超坐謀叛誅

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

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

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

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

利者解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

爲宏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

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

五代志東海郡梁置

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爲海州珽乃遣陸石贇弟儀同三司悉達誓曰趙彥深心

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

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石贇言

於齊主曰曩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

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

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祕書

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尙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

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

書卷一百七十 陳記四

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五月庚戌周主邕如醴泉

宮 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爲右僕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

妃沈氏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 辛亥周主邕還長安 八月庚

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 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置新城郡治孔城其地在隋河南

南郡伊 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 杜佑曰宜陽關關界

今福昌縣 築崇德等五城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

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

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 此始興之衡州五代志南海郡始興縣梁道安遠郡及東衡州 帝遣中書

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

事誠當已遠 呂嘉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五年六年 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

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畱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

辛亥周鄧文公長孫儉卒。

鄧音情。

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采

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爲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杖三十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時梁岳陽王蕭譽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

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帛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口吾所不能測也後徵授大行臺尙書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儉本名慶明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尙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儉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于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辛丑齊以斛律光爲太傅馮翊王潤爲太保琅琊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爲尙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右僕射 周齊公憲等圍齊立陽絕其糧道 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中大夫杜杲來聘請復脩舊好

上許之遣使如周

齊大建二年

齊高祖武平元年周宇文邕天和五年後梁蕭巖天保九年

春正月乙酉朔齊改

元武平

齊東安王婁叡卒

丙午上享太廟

戊申齊使兼散

騎常侍裴獻之來聘

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

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

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

刺史又以任城王潛爲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歐陽紇召陽春

太守馮僕至南海

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宿陽春郡廣州治南海郡

誘與同反僕遣使告

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

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

恇擾不知所爲出頓涯口

水經涯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崖過舍涯縣南出涯浦關右合濠水謂之涯口

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篋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眾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康市初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著作佐郎蕭引謂人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奔嶺表時紇父顛爲廣州刺史引往依焉深見敬待顛死紇嗣位引察其有異志每因事規正由是見疎及紇反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躍卿亦但安坐耳管甯字幼安依公孫度度安其賢魏文帝初卒還鄉里袁煥字曜卿爲呂布所拘而不爲布所脅布敗歸魏武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唐六典曰漢置尙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蓋金部郎曹之任

也歷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金部
郎中梁陳隋爲侍郎煬帝曰郎

石龍太守

五代志石龍縣屬高涼郡
益梁陳道郡也今爲化州

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

太夫人賜繡轡油絡駟馬安車一乘

安車加繡
絡油絡也

給鼓吹一部并麾

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引允之弟也方正有器局望之儼

然雖造次之間必出法度上嘗謂之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

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焉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

殂 戊戌齊安定武王賀拔仁卒 丁未大赦 夏四月甲寅周

以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 周主憲如醴泉宮 辛酉齊以開府

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尙書左僕射 戊寅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

閏月戊申上謁太廟 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 六月乙酉齊

以廣甯王孝珩爲司空 甲辰齊穆夫人生子恆齊主繹時未有

男爲之大赦陸令萱欲以恆爲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使斛律后母養之 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齊立肅宗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

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符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

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醫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

陶宏景曰今近城寺別塞空帶口內黃倉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爲黃龍湯治溫

病壘死者皆差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

之一舉而燕士開感其意爲之殭服遂得愈 乙卯周主賈還長

安 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爲太傅

華山郡五代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華山郡

司空

章昭達攻梁梁主竄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

蜀城

峽口西陵峽口也杜佑曰安蜀城在夷陵郡界

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

糧昭達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

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

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

步兵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陳兵乘夜竊於城西以梯

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

甯湖隄

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在雲溪東江隄內水至瀆

深在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甯湖周書陸騰傳作甯湖

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

不利乃引還 八月辛卯齊主暹如晉陽 九月乙巳齊立皇子

恆爲太子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齊以廣甯王孝珩爲司

徒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復以梁永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

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宗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

武卒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

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恆蓋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

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

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

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 十二月丁亥齊主纁還鄴 周大將

軍鄭恪將兵平越檣道西甯州

西甯州後改曰蘭州

周齊爭宜陽久而不

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

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崱東

宜陽在三

來剛汾北我

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

水經水出河內開喜縣委注

云陳水所出俗謂之華谷又曰汾水過臨汾縣東又出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脩縣南又西與華水合水出於北山華谷此所謂長秋蓋即漢長谷故墟也俗語訛以脩爲長秋耳脫其先我圃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

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

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

志林郡覆山縣有後魏龍門郡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

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

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

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

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

魏收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及定陽郡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

置定陽縣及定陽郡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曰汾州吉昌縣後唐遜李暉昌諱又改爲吉鄉縣九域志屬汾州宋白曰慈州

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後魏孝文帝置定陽郡及定周人釋宜陽之

以郡時會有河西定陽胡人段河居此因以爲名

卷一百七十 東江記 十一 巴南要

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
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辛卯太建三年

齊高祖武平二年周宇文邕天和六年後梁蕭歸天保十年

春正月癸丑以尙書

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瓌儻來聘 辛

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汾北之地於郡

西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

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丁酉耕籍田 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

士開錄尙書事徐之才爲尙書令唐景爲左僕射吏部尙書馮子

琮爲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

頗擅引用人不復啟稟由是與士開有隙爲子琮飾環哪王備裝士開張本

月丁丑大赦

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

此自夏陽度河也

斛律光退保華

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至

柏谷城地險城高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

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

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日可盡遂攻拔之置戍而

還

此齊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午齊以

琅琊王儼爲太保

壬辰齊遣使來聘

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

九城

考異曰北齊斛律光傳云周柱國紇干廣帶圍宜陽今從周帝紀

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

之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誦來聘

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

郭榮築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

姚襄城者襄爲桓溫所敗奔平陽所築後人因以爲名杜佑曰

今汾州吉昌縣西則姚襄所築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春秋時晉之北屈也

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

之六月韶圍定陽城

考異曰韶傳七月屠其外城周書北齊紀皆云六月陷汾州今從之周汾州刺

史楊敷固守不下

周汾州治定陽城隋改爲吉昌縣汾州唐改爲慈州

韶急攻之屠其外城

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

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

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

敷知城必陷沒乃召其眾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

破賊但彊寇攻圍日久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

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倘或得免猶冀生

還受罪闕庭孰與死于寇乎吾計決矣于諸君意何如眾咸泣涕

從命敷乃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

考異曰周書齊王憲傳

破齊師北齊書斛律光段韶傳屢被周師要之周失汾州齊師勝耳

齊人欲任用敷敷不屈憂懼而

奪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救惜之族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數子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上表申理周主不許至于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以素爲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周主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纒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宣慰勞之旨也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齊主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

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

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

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

居北宮

北宮在鄴之北城

五日一朝不得每且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

官悉解猶帶中丞及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

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

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開構何可出北

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

馮子琮

太后之妹夫故

儼自謂曰見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

彈士開罪請禁推

請收禁而推之

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

可之儼誑領軍庾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

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固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齊主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削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來迎臣卽入見齊諸王皆呼姊爲妹妹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齊主後聞之戰慄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

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甯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顧眾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入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不似凡人入見齊主於永巷齊主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趨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儼所帶刀銀亂築辦頭

辦頭示將事之也

良久乃釋之收庫狄

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驍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

齊主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

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左氏傳韓獻子謂中行桓子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於是

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

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宦者也庫車載庫物者也自

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八月己亥齊主繹如晉

陽 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 己未

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總軍旅入參幃

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

之家無能及者 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

繹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

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

何洪珍等亦請殺之齊主未決以食糶密迎珽問之

食糶糶粟肉以輸太官者

也珽稱周公誅管叔李友酖慶父

左傳魯莊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季友曰

臣以死奉般乃使鍼季酖叔牙而立般慶父使人殺般季友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弑之季友以保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入立高

公以嚙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奚斯請弗許哭而往慶父聞之曰奚斯之誓也乃益慶父叔牙平友皆桓公之子兄弟

也然而所以酖死者叔牙也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

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甯就死不忍行此齊主出

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齊主敬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

仁威夜四鼓齊主召儼儼疑之陸令贇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

永巷剝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枝桃以袖塞其口

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

埋於室內齊主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甲申上享太廟 乙未周遣

右武伯谷會琨等聘於齊

五代志周置左右武伯掌內外衛之禁令兼六率之士左右小武伯各二人

之谷會虜複姓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

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竊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齊主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

有暴逆事齊主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稍馳入南城

鄴都有南北城遣宦

者鄧長駟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

聘于周 十一月丁巳周主邕如散關 丙寅齊以徐州行臺廣

甯王孝琚錄尚書事庚午又以爲司徒癸酉以斛律光爲左丞相
十二月己丑周主邕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昭達性
倜儻輕財尙氣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
廚膳飲食竝同于羣下將士以此附之 是歲梁華皎將如周過
襄陽說衛公道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
理宜資贍望借徵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邕詔以基
平郡三州與之 五代志竟陵郡豐鄉縣西魏置基州及章山郡又
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甯郡西魏置郡州又南郡
紫陵縣其城南面梁置郡州今周以與梁
者蓋武甯之郡州也當陽縣後周置平州